

盛世狂歌

合欢教主·著

卷七

锦官城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

盛世狂歌

卷七 锦官城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7卷, 锦官城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 北京: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304-05785-5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9910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七: 锦官城

合欢教主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侯 洁

版式设计: 周 洋

责任编辑: 王 晶

责任印制: 李 玲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册

版本: 2012年12月第1版

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10

字数: 146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785-5

定价: 3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情节如天使，细节似魔鬼。

——梁晓声

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featuring a large, sweeping initial 'W'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connected loops and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bottom.

目录

- 五十七 五花八叶多纷乱 / 1
- 五十八 嘉陵江水照月还 / 31
- 五十九 剑门雄关三国宴 / 63
- 六十 阆苑南楼隐幽玄 / 93
- 六十一 江湖事非江湖了 / 125
- 六十二 阴阳法炼阴阳丹 / 155
- 六十三 锦官城外闻弦歌 / 185
- 六十四 龙门阵内解雅言 / 217
- 六十五 唐门深深深似海 / 249
- 六十六 自君别后是路人 / 281



五花八叶多纷乱



五十七

五花八叶多纷乱

莹白雪地已被鲜血染得刺目，冒着腾腾热气。血不断从四具尸体的胸腹流出，每具尸体都是开膛破肚，死状极惨，竟是带走凌雨然那四人。马车歪在路边，拉车的马已死。凌雨然软绵绵地倚在车边，手肘处满是血迹，正对着死尸呕吐不已。林枫正与五个猎户模样的人斗在一处。

然那五人决非猎户。

他们步法巧快灵动，长刀配合无间，若非飞龙身法乃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轻功，林枫只怕难以赤手空拳缠斗至今。

黄陵派四人见同伴惨死，俱都悲愤难当，一人大骂

道：“好个申门猢猻刀，干他妈杀人勾当干到自己人头上，难道不怕汪……”为首那人咳了一声，说话的人猛悟失言，退到一边。首领压住气道：“冯老大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这是要与我黄陵派翻脸了？”那边五人不答，这边却有人吼道：“点易派杀了咱们的人，大师兄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！咱们两家的仇也不是一天两天，索性今天一起了账。”其余两人也吵嚷起来。大师兄略一沉思，忽奔到凌雨然身侧，伸手锁住她咽喉，喝道：“姓林的，你若不想让这女人死，就将这五人全杀了。”

林枫身子一震，忖道：“黄陵派和点易派一在甘陕，一在川东，为何都要捉凌小姐？他们彼此不合，却似效命同一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想到此身子一顿，冲天掠起，道声“拿剑来”。黄陵派大师兄一把将云灵剑掷出。林枫接剑在手，凌空一翻，头下脚上，剑花如雪，向五人当头罩来。

开阳式！

乾元七星玉龙天罡剑第六式，专司以一敌多，分割击破。

云灵剑一声轻吟，嘭嘭数声大震，五柄刀俱已折断。

林枫身子一折，斜出一招天权式，饶是五人步法灵动，也被剑锋所伤。两人腿上挂彩，三人却断了脚筋，倒在地上，痛呼不已。黄陵派一人大骂一句“老子操你八辈祖宗”，飞身一拳，将那人天灵盖击碎。其余两人也不肯落后，转眼三人毙命。点易派剩下的两人心下大骇，正欲逃走，却见眼前一花，林枫出手如风，将五人穴道全制了，沉声道：“放了凌小姐。”

黄陵派大师兄手上一紧，道：“杀了点易派的人，我便放。”凌雨然喘不过气来，脸已憋得通红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

林枫脸色一变，正在踌躇，点易派一人惨笑道：“看来这小子手上还没有过人命。”

大师兄怒道：“姓冯的，闭上你那狗嘴。”又转视林枫，“你杀不杀？”

林枫心念转动，突将剑指向黄陵派三人，冷冷道：“你若不放了凌小姐，这三人便没命。”

点易派另一人大笑道：“哈哈，这位少侠倒是现学现卖得快，将来一定是位了不得的人物。只是手上没几条人命，走江湖终是吃亏。不如干脆些把我们几个全杀了，让

我们变成厉鬼，去找那姓汪的算账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林枫只道此人胡言乱语，是在拖延时间，正待教训他几句，见他笑得涕泪横流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再看别人，眼中全是一片哀色，心中疑云顿起。正要开口询问，猛然一声生硬刮刺的嗥叫传来，所有人都激灵灵打了个冷战。

这声音像狼嗥，却比狼嗥短而尖利。随着这声嗥叫，山坳一侧的高地上突然出现一个赤棕色的影子。

头宽，额扁，嘴短，耳圆，体态瘦小，眼放红光，说不出的凶残暴虐。

“豺！”

不知谁喊了一声。

有人道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却怕这小畜生？”

那人心胆俱寒，叫道：“它们成群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那豺大嗥一声，纵身跃下。几乎同一时刻，众人前后左右扑来数十条豺。它们三五成群，有的扑向死人，有的扑向活人。林枫心中骇然，忙不迭为五人解穴，却还是慢了一步，一个黄陵派人被七八条豺咬翻在地。滚热腥气散开，群豺疯了般一拥而上，抓烂眼睛，咬掉耳鼻嘴唇，撕开皮肤，活生生扯出内脏啃食。那人惨嚎

数声，便不再动弹。众人只看得头皮发炸，凌雨然更是大叫一声，昏了过去。

谁知她这一叫，十余条豺便围拢过去。黄陵派大师兄一拳击飞两条豺，大声道：“快逃，这畜生会越聚越多！”

林枫背起凌雨然，四下一望，见不远处有棵大树，舞起云灵剑，杀开一条路，拧身纵上，将凌雨然安置好，回身一望，不觉倒抽一口凉气。

片刻工夫，这里的豺竟已聚了上百头！

点易派那两人已不知跑去哪里。黄陵派三人却身陷重围。他们手无寸铁，竟杀不出来。林枫来不及多想，跃回豺群，伸手道：“跟我走。”那大师兄一怔，随即推了年纪较轻的师弟一把，高声道：“多谢。”

林枫背起这人放到树上，再回去时，那两人已全身挂彩。大师兄想不到林枫还会回来，一怔的工夫，被师弟猛推一把。林枫也不管抓住的是谁，一阵疾掠，听他撕心裂肺般呼喊“四师弟”，心头一片黯然，想来那人已活不成了。待林枫将他拉到树上，两师兄弟忍不住低低抽泣。林枫不知该说什么，见凌雨然已醒了过来，关切道：“凌小

姐，你可还好？”

凌雨然没有说话，只摇了摇头。她虽对林枫有好感，却因为那件事无法释怀，总是不自觉地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。

林枫却只把这当做高贵女子的优雅习惯，不敢有半点亵渎，只在心中轻叹，双手横托云灵剑，道：“那，在下便放心了。宝剑物归原主。”

凌雨然迟疑着，伸手去接，不防撕破的袖内坠下一物，却是任逍遥送她的春宫荷包。她的脸立刻红了。

这东西怎么能让别人看到，尤其是林枫！

她下意识地惊呼一声，伸手去抓，却没立稳身子，好在林枫右臂一展，将她拉了回来。

雪地虽然晶莹透亮，但几人所在位置却看不清荷包上绣图。林枫也未多想，只道：“凌小姐当心，那东西要紧的话，我帮你捡回来就是。”

凌雨然心头猛地一跳，紧紧抓住他的手臂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不，不要，太危险了，丢就丢了罢。”

林枫见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猛醒那大概是姑娘家的东西，怎能叫男人去拿，心头窘然。低头见她手肘处衣衫破

碎，纤细的手臂满是血迹，赶忙自己给自己解围：“你受伤了。”说着撕下一块衣角，仔细为她包扎起来。

凌雨然本想推脱，却实在没有借口。只能呆呆看着他谨慎守礼的样子，心头忽然溢满了别样温柔。只是无论林枫如何谨慎守礼，也难免会触碰到凌雨然的肌肤。

触碰之下，如遭雷击。

他的脸色立刻变了，手顿在半空，嘴微微张开，半个字也说不出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柔润轻软的肌肤那样熟悉？为什么这绵软火热的感觉那样熟悉？他从来都不知道，皮肤竟然有记忆的！他这辈子只有过一个女人，这记忆绝不会错，绝不会！

“在下昆仑弟子林枫，如蒙姑娘不弃，在下愿意照顾姑娘一生一世。”

他清清楚楚地记得，那晚他说了这句话，他用心在说。那个女子知道他是林枫，明明知道，一早就知道。

可是，为什么要撒谎？一个那么好的女人为什么要撒谎？他倾心敬慕的女人为什么要撒谎！自己苦苦找寻、牵肠挂肚的人就在身边，却冷眼旁观，不发一言，她怎么可

以如此决绝无情！

瞧不起自己，瞧不起昆仑么？

林枫的心突然很痛，像被钢锥一下下戳得稀烂。脑中空白，就如这空谷雪地。

她根本就是瞧不起自己，瞧不起昆仑！

林枫双拳紧握，全身无可抑制地颤抖起来。愤怒还是失落？他已分不清。

凌雨然把手抽了回去，低着头不敢看他，双唇咬得几乎出血，眼泪簌簌流下。“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会怎么看我？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他，真的不想永远让他去找一个不存在的人，真的想要把一切说清楚。可是，可是他绝不会信我了，甚至不会再正眼看我。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！”

两人怔怔发呆，全没注意到群豺已开始发疯般地啃咬树干，竟是要将这棵树咬断。一旁的黄陵派两人惊呼一声，林凌二人才醒悟过来。大师兄道：“林少侠，眼下怎么办，还要快些想个法子。”

林枫强压心头苦楚，向四周望了望，见离此最近的一片树林也在二十丈外的洼地，思索片刻，道：“这位大哥怎么称呼？”

大师兄道：“在下葛新。”又指了指那年轻人，“这是我五师弟闻人龙。”

林枫点点头道：“唯今之计，只有等这棵树倒下，我们冲到那片树林里去。”一顿，又道，“两位到我这边来，让树向南倒。”葛新、闻人龙依言做了，整棵树果然开始向南倾斜。四人神情紧张地盯着饿豹，过了片刻，只听树干传来喀拉拉一阵闷响，大树“轰”的一声向南倒去。所有饿豹都躲到了北边，一些已经跳上倾斜的树干。

树冠还未完全挨地，林枫已背起凌雨然，大喝一声“跑”，葛新、闻人龙纵身掠出，发足狂奔。饿豹见了嗷嗷狂嚎，追赶过来。林枫心知他们轻功不及自己，便放慢脚步，引得群豹都来追自己，直到他二人爬上树，才纵身掠上另一棵树。群豹追到林中，分成三群，啃刨起树根来。只是力气已耗了大半，已不如先前利落凶猛。

林枫心头稍安，忽听葛新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姓冯的，你竟在此！”他凝目一望，见不远处一棵树上果然有两个人影。其中一人应道：“想不到你我甚是有缘，死也死在一起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葛新怒道：“你杀我师弟，抢夺人质，就是为了邀功？”